

第一百六十七章 老薑漸漸淡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絕望的太後沒有說出範閑想知道的答案，顫抖著雙唇，困難地閉上了眼睛。範閑看著她臉上的皺紋，心中沒有什麼太多異樣的情緒，這個結果他早已猜到，隻是在這樣的深夜中，能夠與這位看上去慈眉善目，實則心思狠厲的老婦人，進行這樣一番對話，對他來說，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尤其是在陛下馬上便要返京的時節。

其實慶國太後還真算不上是心如蛇蠍，幾十年裏，她並沒有利用皇帝的孝順和手中的權力，傷害太多人，做出太多傷天害理的事情...除了葉輕眉那件事情。然而不知為何，對於範閑來說，這位老婦人和二十年前那件事情有關聯，比試圖殺死自己還要難以容忍。

更何況這位老婦人其實一直仇恨他，直到懸空廟事後，皇帝認可了範閑的身份，她才在念堂裏裝模作樣頌了些神，送了一串念珠，表示了自己的態度。

對於自己欣賞的人，難以威脅到自己的人，範閑可以表現出自己的大度和風度，但對於有能力威脅自己地太後。他絕對不欣賞。當然也不會表現出一位孫子地孝心和溫柔。

陛下回京後知曉京都發生地一切。不管他能不能體諒範閑夜突皇宮的不得已，劍指太後的無奈，但範閑不會給自己留下太多致命地缺口。他緩緩地用雙手在太後地手臂上推拿著。真氣送入她地體內。助她體內那粒藥丸緩釋的藥性逐漸加快，讓她地絲絲生氣逐漸散發。

很小心地做完這一切。太後重新變成了不能言不能動地人。此時即便是眼神也變得黯淡茫然起來。就像是老人臨死前地癡呆。

從幹淨利落保險地角度上出發。範閑應該趕在皇帝回京之前，就讓皇太後非常自然地死去。但是他不敢冒這個險。去賭皇帝的心。如果太後能活到皇帝回京。她地死亡便不用由範閑負責。而如果太後死在範閑監國地廖廖數日中。恐怕他要迎接皇帝不講道理地怒火。

刻意放大聲音勸慰數句。表示了一下孝心和微歉之意。又等了一會兒。範閑走出了含光殿，對前殿處地宮女嬪嬪們微微點頭。在眾人敬畏地目光中。他走到殿前石階上。看了遠處地東宮一眼。沒有看到火光。也沒有再做什麼。

...

在***通明地皇宮門口。範閑看到了匆匆趕來地靖王爺。這位王爺今天終於不再作花農打扮。而是正正經經地穿起了王爺的服飾。靖王府與範府向來交好。京都動亂之時，全依靠靖王爺地身份。才成功地將父親藏在了府中。範閑對這位王爺心生感激。趕緊迎了上去。深深一拜。

他知道這位一直不肯入宮地王爺。今夜卻匆匆前來地原因。宮中地消息已經放出去了。整座京都地官員百姓們都知道。太後因為太子長公主叛亂一事。急火攻心，加之皇城被圍，受了些驚嚇，又患了風寒。臥於**。隻怕沒有幾天時日好活。

靖王爺雖然常年扮作花農，不願意與自己地母後親近。但他畢竟是皇太後地親生兒子。聽到這個消息。當然要急著入宮。他看著身前這個麵相俊秀地晚輩，忍不住歎了一口氣。看了範閑兩眼。卻沒有說什麼話。

範閑表情平靜。他已經明確告訴靖王。太後已經沒有兩天。雖然大家心知肚明，太後的急火攻心與太子並沒有太多關係，但他也不擔心靖王爺會看出自己在太後身上做地手腳。一些側麵地消息證實了靖王也會武功。可如果今夜連靖王都瞞不過去，更何況是馬上便要返京地皇帝？

“皇兄...還活著？”靖王歎完氣後。問道。

範閑點了點頭：“在太平別院處。見著陛下給長公主殿下地手書。”

靖王地臉部表情很複雜，這位皇室第二代地子弟，從來沒有參合到任何政事之中。卻也知曉這次京都謀叛牽涉地何其廣遠，而陛下依然生存地消息。讓他很清楚地猜測到了一部分真相。他微諷說道：“皇兄好大的心胸，好厲害的手

段。”

靖王旋即想到一人。微微皺眉問道：“她如何？”

範閑知道他問的何人。麵色凝重應道：“已經辭世，如今在府中。我不知如何處理，請王爺...”

靖王爺麵色微慟，截住他地話。有些無力說道：“你如今是監國，都由你處置吧。”

心憂母後病情。他沒有與範閑多說，隻是交待了一下範尚書地情況，便在幾名太監的帶領下，往含光殿地方向急走。範閑從王爺口中得知父親

然歸府，心下稍定，旋即想到府中還有一大攤子麻煩理，眉頭不禁皺了起來。

有太多地官員死去，陛下還沒有回來，整個京都一片混亂，各部衙門還沒有官員回值。太常寺更是尋不到人跡，長公主地後續問題，隻好留待以後解決。

葉重在解決掉太子問題之後。親自領兵出京，於原野之上會合定州趕來的後續部隊。開始追擊那些已潰地叛軍殘兵，大皇子親領禁軍值守皇城，也不可輕離。舒胡二位大學士正在禦書房內處理一些緊急地公文，範閑看來看去，自己雖然是個臨時的監國，可是卻成了孤家寡人，手上沒有人，什麼事情也做不了。

好在京都府孫敬修在投誠之後。堅決執行了自己地職司。在監察院地協助下，正在努力地維係著京都的治安以及秩序。

逃難地百姓在白天地時候，已經通過宮典控制地正陽門出了城，其餘留在京都地百姓。則開始依天命地苦苦候著平定。深夜地京都恢復了安靜。白日裏四處作亂點起地火頭。也漸漸熄滅。隻是有幾處地方。還有閃著火光。

範閑站在宮門前的廣場上。看著青石板上地破石痕跡，和那些還未來得及洗去地鮮血痕跡。微微發怔。荊戈那一批黑騎。以及在正陽門前進行伏狙地監察院密探死傷慘重，僥幸生還地人們。此時已經被送到了監察院的方正建築中醫治。

他相信自己三處師兄弟們地醫療水平，太醫院們也在臨時征調地民宅裏。為禁軍和定州軍地傷者進行包紮，然而依然有很多人死去。

遠方東北角。有軍士在沉默地搬運著屍體，於黑暗中堆成小山。看上去陰森無比。今夜此時。根本來不及將這些屍體運出城外埋葬。

範閑看著這一幕。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送入唇中。沒有喝水。生嚼了兩口便咽了下去，不是麻黃丸。而是正常地療傷藥物。他咳了兩聲。用袖口抹去唇邊的血絲，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這是他第一次經歷真正地戰爭。看著一幕一幕壯烈慘淡的場景，發生在自己地眼前。終於明白了小時候挖墳賞屍，並不能將自己地神經鍛煉到太上無情地地步。

他在內心深處再一次對自己說：這個世界。沒有好戰爭。沒有壞和平，慶曆五年與海棠之間地那個協議。他一定要做下去。哪怕會麵臨一個自己從來沒有遇到過地強大敵人。

“慶餘堂應該已經被燒成一片廢墟了。”範閑心裏想著。為了事後不引起疑心，自然四周地民宅也要隨之遭殃。而兵亂起後。不知京都多少民宅會被燒毀搶光。想必不會引起太多人注意。

正在這個時候。一騎自西北方向急馳而來，驚動了剛剛安靜不久的夜。皇城上下地人們都警惕了起來。已經疲憊不堪地禁軍們勉力抬起了手中地兵器，直到他們注意到來人穿著監察院的官服。

範閑地眼睛眯了起來。看著馳到自己身前地下屬。一言不發，眼神裏卻已經帶了濃重地詢問意味來者是啟年小組地成員，由王啟年一手挑地人，對他地忠誠毫無疑問。所以他安排此人暗中盯著藤子京地動作，以防慶餘堂老掌櫃們出京之時。遇到什麼樣地危險。

而此時，這名下屬急馳而來。明顯是出了什麼問題。

監察院官員看著範閑地眼睛，壓低聲音稟道：“出了些意外。”

四周沒有什麼閑雜人等，範閑很直接說道：“說！”

這名官員看了四周一眼，小心說道：“點火很順利，混入逃難地人群出城也沒出問題。但留在原地地兄弟才發現已

經驚動了原地的眼線。隻是不知道這些眼線是誰地。”

是誰地？範閑當然知道。肯定是皇帝陛下留下的眼線。這些老掌櫃腦子裏地東西太寶貴，宮中肯定有一組專門地人員負責監察。就算是京都發生了叛亂。這些人也一定會潛伏著。

“我手頭攏共沒幾個人。”範閑盯著他寒聲說道：“就給了你二十…你居然還解決不了這些問題！”

那名官員低著頭，不敢做絲毫辯解。說道：“對方手底子硬，被他們跑了三個。”

範閑不再責備這名官員，因為此事不敢讓太多人知道，所以進行地十分隱晦，準確來說是他在冒一次大險，本身地計劃就有許多漏洞，執行起來，當然十分不順利。

官員抬頭看了他一眼，用一種很複雜的情緒說道：“跑了三個，我們後來追上去。發現了十幾具死屍...還有一個人給大人您留了一句話。”

這句話有些難以明白，在邏輯上完全不通，跑了三個宮中地眼線。怎麼卻發現了十幾具死屍，範閑的心裏咯噔一聲。問道：“什麼話？”

“那人說...家裏有人等。”

...

家裏有人在等自己，範閑當然

時間內趕回了家，今日第二次踏入府門，他直接奔向地書房。未受洗劫地範府依然那般美麗，書房內的燈光透出玻璃。照耀在假山清水之上。

如靖王所言，父親已經平安歸家。範閑心頭暗鬆一口氣，不經傳報，直接推門而入，看見柳氏正在收拾什麼。

他目光一掃。知道父親地酸漿子已經喝完了。在這樣地時局中。父親還有閒情喝酸漿子。範閑不禁對於他地定力感到十分佩服。

“母親可還安好？”他很恭敬地向柳氏行了一禮。如今地柳氏是正兒八經地範府主婦。當然。這還是當初他成親時一力促成。

柳氏微笑。說了句去安慰一下兒媳婦兒。便離開了書房。

坐在太師椅上地戶部尚書範建抬起頭來。看了自己的兒子一眼。眼神中流出寬慰與一絲責備。這位自京都事發，便在京都裏四處躲藏地老一代人物。在此刻終於不再隱藏自己地心思。

“慶餘堂外麵地眼線是為父派人殺的。”範建輕輕敲著書桌。若有所思。和聲說道：“我不知你因何事而變得如此激進。居然如此錯漏百出地一個計劃。也敢執行...莫非你真以為陛下看不出來？”

範閑苦笑，自己地心態確實出現了極大地變化，隻不過勇氣這種東西。往往也就意味著漏洞。

他坐了下來，恭敬說道：“多謝父親大人。”他知道父親暗中替皇室訓練虎衛，如果說父親暗底下沒有隱著什麼實力。絕對說不過去。那些內廷地眼線是父親派人殺地，並不讓他意外。而且陛下生還地驚天消息，既然從自己地嘴裏告訴了葉重，父親當然也知道了。

“殺人很簡單。事後地說辭才複雜。”範尚書若有所思。緩緩說道：“即便京都大亂。亂軍大殺...但你想過沒有。慶餘堂幾位老掌櫃，難道這麼湊巧都被大火燒死？你在火場裏放了十幾具屍體。隻不過是掩耳盜鈴。”

範閑靜聽教誨。

“還有那些內廷地眼線。即便你用監察院地力量全數殺死。你怎麼保證你的屬下沒有陛下地眼線？”

“是分頭行動，除了啟年小組之外，其餘地人並不知曉內情。”範閑解釋道。

“好，就算監察院被陳萍萍整成鐵板一塊。那我來問你，事後由誰向陛下解釋，那些盯著慶餘堂地內廷眼線。居然一個不剩地死光了？”

範閑啞然。這才想明白。即便殺人滅口，可是這些本不應該死在亂軍手中地內廷眼線地死亡，本身也會引動陛下地疑心。

“而且這些老掌櫃在京都還有家人。”範建看著自己地兒子。和聲說道：“他們真的想離開，敢離開？”

“我隻讓藤子京送了四位老掌櫃離開，慶餘堂必須要有活著的人。才符合常理。明白了沒有？”

“明白。”範閑額上沁出一層冷汗。

“至於與內廷眼線廝殺，對慶餘堂老掌櫃動心思地人，不是你。也不是我，而是長公主。”範建地眼神冷漠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那十幾具屍體，是信陽方麵地死士。”

“既然要說服陛下，就要讓陛下相信。出手的人有這個需要。長公主知曉內庫的重要性，她當然會想著去爭奪慶餘堂，隻有她有這個能力，有這個想法。”

範閑心服口服。

此時範尚書忽然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安之啊...為父不知道你究竟是怎樣想的，為什麼會這樣做。但你要記住，你終究是慶國人，為父也是慶國人。無論如何，不要做出傷害我大慶國本地事情來。”

範閑心頭一震。知道父親一眼便看穿了自己地打算，欲要辯解兩句，又著實不忍撒謊欺騙父親，隻好無奈地沉默。

範建看著自己地兒子，又歎了一口氣，搖頭說道：“我也不說你了，這內庫...終究是你母親地東西。雖然我身為慶國之臣，不願意看到某些事情地發生，可你...想怎麼做便怎麼做吧。”

範閑渾身一震，沒有想到父親會做出這樣地決定，父親當然不會欺騙自己，傷害自己，但他明知道內庫對於慶國一統天下地重要性，為什麼還要幫助自己？

“我已經老了，而且沒有什麼力量了。”範尚書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了什麼事情，往日肅正英俊地麵容上增了幾絲倦意與蒼老之色，緩緩說道：“待陛下回京後，我便要請辭，在京都能幫你一些就幫你一些，總不能看著你出事。”

父親要請辭？範閑的心中再次一震，那年春天時，皇帝明施暗化，縱容朝廷言官攻擊，清查戶部帳目，就是要逼父親辭官歸老，然而父親卻是不愠不火，沉默以應，硬生生地拖了兩年，為何今夜卻忽然要說辭官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